



乌克兰战争 国际 深度

有犹豫失措、也有拿起武器——战火下，她们的选择

父母对执意回基辅参战的她说：“如果你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，此时去基辅并没有意义。”



2022年3月3日，乌克兰基辅火车站，一名女孩和她的兄弟坐在开往利沃夫的火车上。摄：Emilio Morenatti/AP/达志影像



凌俊贤 [+](#)

特约撰稿人凌俊贤 | 2022-03-08

失措

“我也想过撤离基辅，Celeste不应该经历这些。”电话传来Natalia疲惫沙哑的声音，还有阵阵婴儿哭声……细听，原来是灰色长毛猫Celeste，这时正伏在她怀中，轻轻叫著。兵临城下，家园沦为战场，去或留就在一念之间的抉择，她未有答案：离，忧虑去无定处如失根浮萍；留，担心惊恐不断如热锅蚂蚁。

她是名符其实的猫痴，社交媒体帖文总离不开三个主题：猫、人权和翻译。自四年前从动物收容所领养Celeste，她俩便形影不离。后两者则与工作有关，28岁的Natalia是一名自由工作翻译员，一直关注人权，特别是女权问题，经常撰文分享对性少数（LGBT）议题的见解。毕业后她加入国际反贪腐组织“透明国际”（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）乌克兰分部，现在与拍档共组团队，为“国际特赦组织”等人权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翻译服务。

工作使她接触到战争人祸，但她坦言：“从没想过一切会降临在自己身上。”

还未有战争的静好岁月，Natalia总是十点左右起床，用咖啡机弄一杯意式泡沫咖啡，然后悠闲地一面享用早餐，一面在Netflix看她最爱的美国处境喜剧《老友记》（Friends），又或者翻阅未看完的书，过一个惬意的早上，直到下午她才会翻开电脑开始工作。每逢周日，她就会相约朋友外出购物和用餐，享受难得的假期。

“现在，我每日只能在浴室地板上惊醒。”她在浴室内铺好几层地毯和被铺，每日上午到中午较安全时段，就会抱著Celeste入内睡一两个小时。长期警戒令她变得敏感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惊醒，特别是每当屋外发出巨响时，小猫总会战兢的喵喵在叫，那种不安便油然而生。“那天俄军试图攻击东北部一个发电厂，一次次的爆炸声如雷贯耳，牠就像（被风吹的）树叶般不停颤抖……”她痛心地说。

每当空袭警报响起，她与邻居又会带同细软和宠物来来回回，时而到地下室躲避，时而又回家休息。Natalia自小与父母住在离基辅不远的小镇，5年前搬出父母家独自居住后，偶尔也会回去探望。俄国24日挥军入侵乌克兰后，她一直意欲带同Celeste离开，惟父母坚持留守基辅。想到要在战乱中与双亲远离，她不禁又却步，反问自己该如何抉择，思前想后仍不知所措，最后只能见步行步。

“坦白说，一定会害怕，电视上教我们制作汽油弹（Molotov Cocktail）自保，但我相信像我这种不太灵活的人，可能会不当使用导致反效果。”她语气似乎不太坚定，补充道：“但我相信，也只能相信我们的军队。即使人数不及对方，他们仍奋力对抗。”

连日的访问断断续续，她也愈谈愈少，滔天巨变的生活不知不觉已重复一周，她有答案了吗？“嗯……” Natalia仍是想了好久，才说：“很多事都不由得我决定。”电话里头，这名平时能流利说出乌克兰语、俄语、英语、法语的资深翻译员，有时也不知怎样回答。



2022年3月2日，乌克兰基辅郊区一座被毁的桥梁，一名女士与家人一起逃跑。摄：Emilio Morenatti/AP/达志影像

创伤

24日下午，在基辅公寓内，36岁的旅游博客Iryna靠著玻璃窗，身躯不由自主地颤抖，望向那片不再一样的天空，脑海如堕五里雾中。

战争未开打时，她曾向定居柏林的另一半承诺：“如果战争漫延到基辅，我会试著离开去找你。”与其说承诺，不如说是为求对方安心的情话。那时她与普遍民众一样，以为俄国顶多只会攫夺顿巴斯地区，根本没料到基辅会首当其冲，更遑论会有离开的计划。

甚至乎，凌晨俄军入侵乌克兰那刻，她从爆炸中惊醒过来时，仍努力试图说服自己，也许只是某处汽车爆炸。连绵的巨响很快就否定她的想法：“普京根本是想摧毁一个主权国家，粉碎一个民主政府，俄罗斯发动

的战争，远比COVID-19还要危险得多。”

当新闻信息逐个弹出，当家人和亲友都告知会留在基辅，左右为难的Iryna也和Natalia一样拿不定主意。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从来不会想移民。”对她而言，以往乘坐飞机出出入入、或是一趟两个多小时的旅程到柏林，可算是平常不过，但今次“离家”，不止飞机早已停运，她自己心中也犹豫不决，无法说走就走。

“就算欧洲国家提出接收乌克兰人，但我们有自己的家。要离开的不应是我，而是俄罗斯人。”家只得一个，这趟是有去无回的飘泊，还是归来无期的旅程？Iryna脑中盘算著，俨如将一个个法码摆到天秤上衡量，却甚样也找不到平衡点，泪潸然而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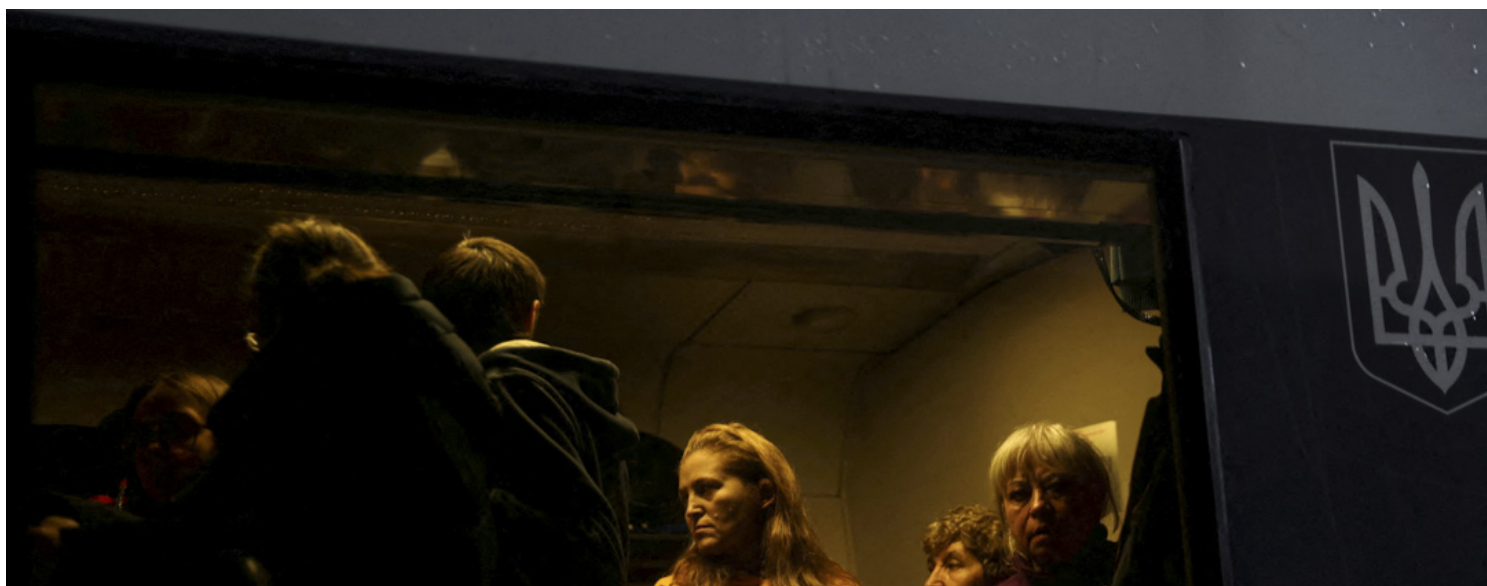
Iryna形容：“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。”

当日中午仍爆炸不断，在朋友告知欲出发到西部城市捷尔诺波尔（Ternopil）时，她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。也许是本能求生反应，Iryna恍过神来，为家人准备逃生包及睡袋，随便将少量衣物塞到背包，匆匆道别后就跳上朋友的车出发。

漫长的奔波旅途中，她似只无意识的羊跟著大队。人们拿著各色行李，越过捷尔诺波尔、利沃夫（Lviv），然后向边境城镇克拉科韦齐（Krakovets）进发。那里有很多好人好事，巴士司机会让妇孺上车，又有善心人提供食物和水，但Iryna只在乎基辅家人的消息。

无奈分别后大家只能隔著电话慰问，“他们在地铁站内度过一晚，也许是太累了染上感冒，我很担心他们，但却无能为力。”有时家人在地下室难暂避以接收网络，短讯对话断断续续。

那种害怕失联的等待，二十分钟也彷彿隔世。





2022年3月1日，乌克兰基辅的中央火车站，列车上的一名女士。摄：Umit Bektas/Reuters/达志影像

联合国官员指，从乌克兰逃至邻国的难民数目已升至近83.6万人。在检查站排队过境波兰时，Iryna不断诘问自己：“我已经是难民吗？还是这只是一次旅程？”她无法定性，直到踏进异国，回望祖国土地时，她传来信息：“我感到苦涩，而不是解脱。”

然后她又辗转到达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（Krakow），再转乘到捷克布拉格换乘前往柏林的长途巴士。终于与阔别多时的伴侣重逢，惟她的内心仍未平伏，“这四天路程就像迷迷糊糊似的，甚么都无法拿定主意，只感到内脏好像痉挛一样疼痛。”

Iryna依稀记得，布拉格车站众人脸就像戴著面具，人们嘴巴扭曲、眼角低垂得似是溶化的石膏，好像有把声音问她：“当乌克兰被轰炸时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”

“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”那把声音不停问。内疚无处可抒，毕业于临床心理学的她意识到，自己可能已患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（PTSD）。“恐怕我们整个国家的人都会有 PTSD，平民百姓永远都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。”

柏林宁静的街道上，再也没有刺耳警报和轰炸巨响，但声音仍在她耳边缭绕。

放下笔，拿起枪

“我正尝试回基辅，我的朋友都在那里，待在这里让我感到很惭愧。”身在西部家乡的Natalya上周对记者说。2019年香港“硝烟四起”，她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，因工作关系无法抽身离开，只可从远方开著直播，尝试了解最新情况。“他是多么懊恼”，她补充：“我深信你会明白，这种感受香港人一定有同感。”

Natalya家乡位于捷尔诺波尔，距离首都基辅约364公里，车程5小时左右。44岁的她原本打算留守基辅，但顾虑到老家年迈的父母，还有身边罹患哮喘病的老猫，她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：先回家探望不良于

行的双亲，交托老猫，然后返首都参战。岂料俄乌两国愈战愈烈，“现在要回去几乎不可能，只好暂时留在这里。”

捷尔诺波尔的气氛尚算平静，她形容：“大家躲到地下室时，仍有心情开玩笑，但我在基辅的朋友就没那么幸运。”面对著这种对比，Natalya自觉好像背弃了朋友，“结果这一周内，我从基辅唯一能拯救的，就只有我的猫。”她托一托眼镜自责道。

过去数天，她曾执著觅路回基辅，父母担心她安危，劝说：“如果你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，此时去基辅并没有意义。”然而，各地交通中断，她苦无出路、踌躇不前，不得不妥协，“无论身在何处，我们仍有事可为。在医院做志愿者、帮助年长的邻居、协助领土防御、筑路障……”



2022年2月26日，乌克兰的保卫队志愿者收集玻璃瓶来制作汽油弹，以对抗入侵乌克兰基辅的俄罗斯军队。摄：Marcus Yam / Los Angeles Times

还有，学习制作汽油弹，1939年冬季战争（Winter War），芬兰人民就是以此对付苏联。Natalya对此并不陌生，并分享道，2014年乌克兰“尊严革命”期间，示威者聚集在基辅市中心独立广场内抗议亲俄贪腐政府，警方以水砲及闪光弹驱散民众，人民则以自制汽油弹和石块还击，“我当时只参与义务救援工作，但我的朋友们都擅于此（制作汽油弹）。”

早在2004年选举舞弊后爆发的“橙色革命”，Natalya已经是静坐及大罢工等示威的一份子，但她强调自己并非热衷政治的人，“只是身处帝国边陲身不由己，我们只能这样生活。”这次，她决定参与捷尔诺波尔的地方防卫训练，恶补军事知识。

无数次的选择构成了人生，无数人的人生构成了历史。但在战争之下，在洪流之中，总有些人的决定是举足轻重，一个转念就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，就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。昔日插科打诨的喜剧演员笑脸不再，但他仍没有逃亡，坚持留在首都，不少专家均认为，此举稳住军心，对战局有莫大影响。

又譬如北约。Natalya激动地问：“在俄军炮击扎波罗热（Zaporizhzhia）核电站后，真的很难预测等待我们的会是甚么。若不幸爆炸将不仅是我们的事，北约有足够理由在乌克兰领空实施禁飞区吧？”显然，北约在这一点上是拒绝的。

平民如Natalya，很多时候，无法选择才是常态。这位曾经是和平示威者的插画家，如今放下平常绘图用的笔，拿起手上的枪枝学习上膛、瞄准、扣板机……平时勤于健身的她看来有板有眼，只是手一直在颤抖。她安慰自己：“没有人能这么快学会如何使用武器”，然后又去学习叠沙包筑路障。

“老实说，我从不希望这样做。但我们别无选择，这与是否成为英雄无关。”

有时候浏览社交媒体看到基辅朋友的帖文，她总有一股惊恐涌上心头，呆坐默念“原谅我吧”。

“每当看到他们的事，我脑袋根本无法处理，只能不断叫自己别再想。更甚的是，每当朋友传来信息鼓励我振作时，他们总安慰我：以后会变好。我却不知如何回复，只感到恐惧孤单、无处可逃。”Natalya如是说：“但愿我们还有这个‘以后’。”

无力戡止战争，也只能坦然面对。

“来吧，别哭，我们很安全，他们不会找到我们的。”基辅地下室内，焦郁的小狗吠个不停，8岁小女孩蹲下轻抚牠的头，碎碎念细声安慰道，场面很窝心。“嗯，我们会没事的。”在旁的Natalia摸摸怀内的Celeste微笑道，然后传来一幅自拍。